

革命的母親



吉林人民出版社

## 目 次

回民之母 ..... (1)

刘大娘 ..... (24)

## 回 民 之 母

·河北省献县东辛庄(現已改称河北省献县本斋回族自治县)是河北省較大的一个回民聚居的村庄,有五百六十戶人家。除村东头和东南角有二、三十戶汉民外,全是回民。抗日英雄、回民支队长馬本斋的家,就住在这村。

“七·七”事变后,日寇猖狂进攻,国民党軍隊蜂拥南逃。国民党軍隊为了逃命,在东辛庄南面五里許的地方,扒开了河堤。当时正是雨季,水势很大,东辛庄周围一片汪洋大水,庄稼全被淹沒,人、牲畜淹死很多。可是,河水并未阻住敌人的前进。反动的村长和乡紳們打着太阳旗去欢迎日本“皇軍”。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呂正操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率領旧东北軍两个营和一部分群众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并組織了回民干部教导队。一九三八年一月,孟庆山同志率領的河北游击軍攻下河間县城。在冀中区打开了一个抗日的局面。

在这样的形势下,馬本斋同志領着弟弟进坡和几十位乡亲,为了保卫家乡,組織了回民抗日武装。一九三八年初,馬本斋同志会見了孟庆山同志,取得了党的领导,部队迅速发展,成立了河北游击軍回民教导总队。同年七月,回民教导总队和呂正操同志組織的冀中人民自卫軍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編为“八路军冀中軍区回民教导总队”,本斋同志任总队长。一九三九年夏季,改称为回民支队。

一九三八年底和一九三九年初，敌人对冀中区进行军事围攻，敌山本联队向河間攻击，本斋同志带队胜利地阻击了山本联队。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敌山本联队攻占河間，本斋同志仍在城外和敌人周旋，时时打击敌人。此后，敌山本和馬本斋同志就成了死对头。山本差人給本斋同志带信說：“有你馬本斋就沒有我山本，有我山本就沒有你馬本斋。”本斋同志立即給山本回信：“有你山本就沒有我馬本斋，有我馬本斋就沒有你山本。”

二月，在滄（州）河（間）公路上伏击了敌人十九輛汽車。

三月，配合一二〇师消灭了土匪武装第六路，部队得到了較好的装备。

四月，袭击了敌人的所謂“常胜軍”，取得了胜利。

秋季，用土炮击毁了敌人八輛汽車。

山本仇恨回民支队，但沒有办法，便拿东辛庄做为报复的对象。一九三九年夏季，敌人包围了东辛庄，放火烧了清真寺和馬家住宅。并毒打了阿訇和許多群众。但这些毒辣的手段并不能征服抗日的人民。相反地，更激发了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



义的愤恨，更促进了人民的抗日行动。

一九四一年夏季，回民支队又在子牙河东滄石路上打毀了敌人的五輛汽車，并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給山本联队以重大打击。山本万分害怕，連忙給各据点的敌人下命令：“百人以下的部队，不准走出据点大門！”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在叛徒哈少甫的策划下，訂出了一条阴谋詭計。

叛徒哈少甫，旧軍人出身，曾做过回民教导总队的联络参謀，因不能受苦，貪图享乐，投降了敌人。哈少甫对馬家很熟悉，他知道用軍事力量不能征服馬本斋，便向日寇提出了从政治上瓦解、利誘馬本斋的办法，就是采取“收徐庶”的办法。他知道，馬本斋是条硬汉子，也是个孝子，他認為，如果能把馬母抓来，再能把本斋的四岁独生子——金树抓来，馬本斋就很可能投降。

敌人要捕杀馬本斋全家的消息，早已传到馬母耳內。馬老太太六十八岁了，高高的个子，身体健康，总是挺胸走路。这时，媳妇和乡亲们劝她躲一躲。她不肯。她觉得儿子出去打仗，孙子、孙女应该由她来照顾。馬母早已料到敌人要抓她，她常说：“鬼子想抓我。抓住我，只有去路，沒有回路呵！”馬老太太为了表示决心，常給孙子、孙女和媳妇們講“徐母罵曹”和“苏武牧羊”的故事。馬母特別贊揚徐母，她說：“这样的母亲少有呵！”

夏历七月初四，敌宪兵队派便衣偵探扮作卖桃的来到东辛庄，本斋妻聶有华带着儿子金树出来买桃，敌探得知馬母在家。

这天深夜，有人从南柯营跑来报信，說各据点都增加了鬼

子，要包围东辛庄。馬母叫媳妇、孙子、孙女們出去躲避，自己坚持留下看家。她对媳妇說：“你們走吧，別管我。我跟老婆子們混在一起，敌人認不出来。”媳妇、乡亲们再三劝她离家躲避，她百般不肯。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冒紅的时候，鬼子和伪軍二百余人，从河間（东辛庄西北三十五里）、献县（东辛庄正南四十里）、淮鎮（东辛庄东南三十五里）三路包围了东辛庄。

一个鬼子和一个汉奸，骑着枣紅馬和白馬各一匹，带着五十多个鬼子和伪軍，从村东北方向圈来。骑着枣紅馬的是河間敌宪兵队长猪股。猪股又矮又瘦，长着連鬚胡子，嘴里鑲着兩顆大金牙，身上帶着王八盒子（日本式手枪）和战刀。这是个杀人眨不眨眼的劊子手，他曾在交河县某村，抓到許多老百姓，叫他們站在一行，拉出一个人来，問道：“誰家有当八路的？”那人不說，他就將那人的头砍下来。接着又拉出第二个人，按着他的头，叫他趴在第一个人的脖腔上喝血，那人不肯，于是又被砍头。繼而又拉出第三个人，交他一把刺刀，讓他挖死者的眼睛，那人不肯，接过刺刀向猪股刺去，猪股开枪將他打死。猪股撿起刺刀，把三个死者的眼睛挖出来，分給六个人，叫他們放在嘴里，威胁說：“誰不放在嘴里，就枪毙誰。”还有一次，一个日本兵的腸子被打断了，猪股順手在街上抓到一个青年，拉回去按到手术台上，麻醉后，割出一段腸子給受伤的鬼子接上。

騎白馬的汉奸，是敌人宪兵队的翻譯官崔丰久。他是山东人，一九三九年随山本联队来到河間，因杀人太多，人称“崔閻王”。崔閻王身穿日本軍服，腰帶駁壳枪。

鬼子和伪軍在村內、村外开始了搜索，翻箱倒柜，抓雞摸

鴨，无惡不做。

一群未来得及逃出村子的老百姓，被敌人圈住了，赶到村东北一間破房子下面。这群人里有村回民建国会主任李治廷（共产党员）和工会主任王兆喜等人。

猪股揪住李治廷的領子問：“馬本斋的母亲在哪里？”李治廷不肯說出馬母的去向。猪股想把李治廷拉倒，但費了很大的劲，也拉不动。猪股气急，命令几个鬼子上来把李治廷按倒地上，猪股用皮靴踩住李治廷的头，用战刀刺他的肩膀，鮮血馬上把衣服染紅了。

猪股喝問：“馬本斋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李治廷回答說：“我不知道。我好多年不在家，刚从外边回来。”

崔閻王問：“从什么地方回来？”

“营口。”

“在营口干什么？”

“扛脚。”

“給誰家扛脚？”

“哈庆生家。”

崔丰久去过营口，很熟悉这家脚行。他和鬼子咕嚕了几句，鬼子放开了李治廷。

鬼子又拉出王兆喜。王兆喜年近五十岁，矮个，是汉民，因为他是裱糊匠，和全村的回民都很熟悉。他很談諧，村里大人、小孩都好和他开玩笑，給他起个外号叫“开鍋烂”。他有个乳名叫小巨，因为脸上有点麻子，人們又都叫他“麻巨”。他是馬母的北邻，对馬家情况十分熟悉。

“馬本齋的母亲在什么地方？”猪股問。

“馬老太太一家都跟部队走了。”

猪股打了王兆喜一个嘴巴，轉身問大伙：“你們誰知道？”沒有一個人吭声。敌人无奈，便把圈来的人赶向村里。

猪股和崔丰久带着几个鬼子直奔村东北角馬家住宅。敌人进屋，屋內空无一人。鬼子气急，便把衣柜鎖砸开，把被褥扔了滿地，外屋的水缸推倒了，水淌了滿地。

敌人出了馬宅向西去，闖进七保阿匍的院子。敌人逼着阿匍的妻子和几位老太太，問她們哪个是馬老太太。阿匍的妻子說，哪个也不是。敌人走进一步，用刺刀逼着阿匍的妻子追問。阿匍的妻子靠在水缸上，怒視无言。敌人急了，将她提起来，头向下扔进水缸里。

与此同时，敌人的馬队分成几路，在村子周围搜寻着逃出的人們。敌人从高粱地里、低洼地里将一群群的老百姓圈回村里。

本齋妻聶有华带着五岁的女儿、四岁的儿子出村向北跑。跑着跑着，被一个鬼子发现了。鬼子一边喊，一边追。孩子跑不动了，放声大哭，聶有华只好抱起儿子，拉着女儿跑。鬼子見她們不站住，便开枪射击。子弹从聶有华的耳边飞过。她两腿一軟，摔了一跤，幸而鑽进了青紗帳，她們繞过一块高粱地，逃出了敌人的視綫。

敌人从南窑坑抓住了馬維良、馬維安。他們都是回民抗日先鋒队队员。敌人把馬維良、馬維安押到清真寺大門前，門前已經集中了不少的人。

猪股和崔閻王站在清真寺大門的台阶上，崔閻王提着馬鞭

子，輕輕地敲着馬靴。他向所有的人望了一眼，又向日本鬼子咕嚕了几句，就開始講話了：“把你們找回來，是為了請馬本齋司令的母親到城里去。”人群中起了一陣騷動。崔閻王接着說：“乡亲们吃了一一些苦頭，這不能怪皇軍厲害，是你們沾了馬本齋的注。”

乡亲们都暗暗地為馬母擔心。這時，馬母還躲在村外東南洼里。

漢奸見無人答話，便嚷道：“叫你們說什麼，你們就說什麼。要不，就別怪皇軍不客氣了。”

沒有人說話。

“不說，拿機關槍突突了你們！”崔豐久喊着。

仍然無人答腔。

崔豐久拉出馬維良：“你說！”馬維良斬釘截鐵的說：“不知道。”崔豐久又問馬維安，馬維安搖了搖頭。崔豐久揮起馬鞭子，喊：“給我打！”偽軍們象惡狗似的撲了上來，用槍托猛打二人。

崔豐久再問，二人仍答：“不知道。”

崔豐久命令偽軍搬來梯子，靠在牆上，把馬維良頭朝下吊在上面，從清真寺水房子里提來兩桶水，拿了一把湯瓶（水壺），用湯瓶向馬維良嘴里灌涼水。馬維良緊閉着嘴，敵人用刺刀撥，牙齒脫落了幾顆，血順嘴向下流。眼看着馬維良的肚子鼓了起來，昏過去了。敵人解下繩子，用力在馬維良肚子上一踩，水就从鼻子、嘴里冒了出來。過了一會兒，馬維良蘇醒過來，崔豐久又問：“你說不說？”馬維良高聲咒罵。崔閻王大怒，提起鞭子一陣亂打，馬維良又昏過去了。

敵人对馬維安和对馬維良一樣，鞭子打，涼水灌。馬維安

昏过去醒来，醒来又昏过去。

敌人烧着了黄纸，把两个人熏醒，用绳子紧紧地捆起来。鬼子兵根据猪股的命令，把两个人推到村南马家老坟地里，群众也被鬼子赶到这里。敌人脱光了马维安的上衣，十几把白晃晃的刺刀对准了他的前后心。崔閻王说话了：“这是最后一次问你。皇军看你年青，让你多想一会儿。”“眼前两条路，说了是福，不说是祸。”

马维安闭着眼睛。

“说不说？”

“不知道！”

猪股狂叫一声，数把刺刀向马维安刺去。马维安倒下了。猪股用刺刀开了膛，取出马维安的心。

崔閻王提着马维安的心，放在马维良的眼前说：“看见了没有？你不说，就和他一样。”

马维良大骂猪股和崔閻王，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颅，马维良也牺牲了。

群众听到枪声和喊声，骚动起来。

马母在村外也听到了枪声，她低声喃喃着：“这些该死的畜牲，又在杀人了！”

崔丰久和日本人返回村内，站在马母房西的空地上，命令伪军架起了木柴，地上铺了一条被子，洒上煤油。

他们拉出了青年哈元庆。哈元庆同样拒绝回答。

猪股问：“你是八路？”

哈元庆挺胸回答：“我是八路。”

敌人把哈元庆包在被子里，扔到火上。哈元庆被烧死的惨

象，群众不忍目睹。

敌人連杀了三个人，仍然没有找到馬母的下落。猪股象疯子一般，一把揪住了馬国安的妻子，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她害怕，向后退縮，鬼子用力一拉，衣服前襟撕成两半，前胸完全露在外边，鬼子用力打她，她拚命的嚎叫。崔丰久把她拉到墙根下边的大木头上，讓她秘密地說出馬母的去向。她說，她不認識馬老太太。崔閻王狠命地把她摔在地上。

最后，崔閻王又揪出了王兆喜。王兆喜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他准备用死来迎接敌人的詢問。

这时，敌人把东南洼最后一批群众赶到这里来了。王兆喜和乡亲们一眼看到：馬母也在里边。

時間已近中午，太阳晒的象火烤一样，人們又飢又喝，累了也不能坐下。

崔閻王把王兆喜拉近一点儿，問：

“你姓什么？”

“姓王。”

“你是不是回子？”

“不是。”

“噢！那你就應該放聪明一点。我想你也不愿意为这些穷回子搭上自己的命。”

“你讓我干什么？”王兆喜反問着。

“你装什么混！我刚才在村边上不是問过你嗎？馬本斋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馬母听到了这里，震惊了一下。老太太們把她挡住了。

“我不是說过了嗎，她們一家人都跟队伍走了。”

“胡說！昨天馬本齋的老婆還領着小孩買桃吃來着，怎么今天就跟隊伍跑了？你說不說？”

王兆喜看着崔閻王，一聲不响。

“你說不說？”崔閻王用鞭子猛抽王兆喜的臉。

“你打死我也沒有用。她們一家真跟隊伍走了，昨天晚上走的。”

敵人对王兆喜也采用了他們慣用的刑法——灌凉水。

馬母看着王兆喜為了掩護自己而受罪，掉下了眼淚。她仇恨敵人，兩眼直冒火星。她想撥開敵人往外走。圍在她身旁的老太太們都着了慌。

“連成孀子，你不能去。”年青的婦女焦急地、輕聲地喊她。

前面的人們机警地擋住了她，后面的人們緊緊地拉住她。

崔閻王命令偽軍從梯子上解下王兆喜，用腳使勁往王兆喜的肚子上蹬，水從嘴里、鼻孔里淌出來。不一會兒，王兆喜蘇醒過來。兩個偽軍將他架起來。

“怎麼樣？這個滋味好受吧！我看你還是說了好。”崔閻王癆笑着說。

“你就是打死我，也是這句話：她一家跟隊伍走了。”王兆喜還是不慌不忙的說。

崔閻王恨急，雙手緊掐王兆喜的脖子，王兆喜忍耐着，仍然不說。

“好硬的骨頭。”崔閻王喘了一口氣，然後命令偽軍：“給我亂棍打死！”棍子象雨點似的打在王兆喜的身上。棍子打斷了，換上新的。

馬母實在忍受不住了，在人群里高聲嚷道：“臭鬼子、漢奸，

給我住手。”她邊喊邊向敵人沖去。

馬本齋四孀的女兒大棒，拚命地拉住馬母，喊着：“大媽！大媽！不能去。”

偽軍停下了棍子。崔閻王問：“你是干什么的？”

“你們這些臭日本、漢奸走狗，有能耐跟回民支隊去打。欺負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算不了什麼本事。”

“你是誰？”

“你們不是要抓馬本齋的母親嗎？我就是！”

鬼子、漢奸被這突如其來的沖擊嚇住了。在馬母的大無畏的精神威逼下，他們吓得目瞪口呆。片刻後，他們才高興得拍起手掌。

群眾都為馬母擔心，不少的老太太掉下了眼淚。

豬股一眼看見了大棒。她二十二歲，剛結婚不久。“你是馬本齋的太太？”豬股這樣一問，她害怕了，后退了幾步，連說：

“不是。”鬼子不相信，用刺刀挑散了她的發髻，吓得大棒高聲尖叫。豬股命令鬼子兵將大棒一起帶走。

敵人抓到馬母後，已是中午。群眾慢慢地散了。鬼子、漢奸們又擁進各院各家，翻箱倒櫃搶東西，殺雞宰羊找雞蛋。

馬母和她的侄女大棒坐在大車上，王兆喜後面推，趙增坤前面拉，鬼子兵、偽軍們前前後後的押著。

王兆喜被打、受刑，體力不支，歪歪斜斜地走着；趙增坤已是四十多歲人了，眼神不得力，走起路來慢吞吞的。出村子上路不遠，就被前面的敵人落下了。青紗帳起時節，路上前後幾十步就不見人。走着走着，后面的敵人也不見了。後來知道，是敵人走了錯路。王兆喜見前後都沒有敵人，是個好機會，四

人商量一下，便分散逃回村子。

大棒跑回家，見了母亲，抱头大哭。

馬母跑到村北妹妹家，妹妹赶快把她扶进屋里。馬母講述了逃回的情况。妹妹忙着烙餅弄飯；妹夫在外面放哨。

馬母知道敌人准会再来的。她吃了飯，拒絕了妹妹的挽留，走出大門。逃出村子不远，她实在太累了，就坐了下来。

下午两点鐘，鬼子的騎兵又包围了村子。村里喊着：“鬼子又来了！”人們惊慌四散。大棒在炕上听到喊声，爬起就跑，一下被門坎絆倒，只听“哎哟”一声，就断气了。

敌人到处追赶着群众，机枪、步枪乱放一通。

村外一陣哨声，敌人发现了馬母，馬母第二次被捕。

敌人將馬母用小車推向据点藏桥。

东辛庄被敌人围住时，回民支队正在子牙河东和鬼子作战。敌人在子牙河一带設了警戒，封鎖起来。回民支队在东辛庄一带的偵察員未能过河。所以馬本斋同志和回民支队的同志們都不知道东辛庄被围和馬母被捕的消息。直至敌人走后，偵察員才带着消息回到部队。

这时，敌人从各据点送来了劝降信：“馬本斋，你若是孝子，若是为了你母亲着想，就应该帶軍投降。”

本斋同志和回民支队的同志得知馬母被捕和东辛庄群众被杀、被劫的消息之后，非常激憤。支队司令部的几个參謀同志議論紛紛，有的人还提出了救馬母的建議。

“可以在晚間把部队拉去打藏桥据点，救馬老太太。”

“在河間、藏桥的公路上伏击敌人押馬老太太的汽車，也

可以。”

.....

本斋同志听了之后，摇摇头。他知道，支队现在的任务很重，要牵制景和、佛庄、淮鎮的敌人，配合打好青（县）大（城）战役。支队郭政委感情沉重地在屋里踱着步子，他考虑着既能完成战斗任务，又能救出馬母的办法。

“攻据点、打埋伏是个办法。但是目前部队的任务很重，大部队抽不出来，小部队攻据点、打埋伏不顶事。……搭救馬母，可以通过我們的敌军工作来进行。”郭政委說完，轉头瞅着本斋同志，征求意见。本斋同志点头同意。

晚間，本斋同志的妻子聶有华找到部队，見到了忙于作战的本斋同志。

敌人失算了。捕馬母的計策，更加激怒了馬本斋同志和回民支队的全体指战員，决心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接着，子牙河东不断地飞传着回民支队的捷报。

夏历七月初七，一排卡車从藏桥开向河間，其中有一輛坐着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太太，就是馬母。在她的周围，站着荷枪的鬼子兵。馬母的上衣和褲子有数处被撕破，显然这是敌人拖她上車时撕破的。

这天河間逢集。当汽車开到窄小的南街时，人群忽然拥挤起来。群众爭相仰望这位正气凜然的老太太。

汽車緩緩前进，前面有几个伪軍开路，他們用脚踢着大街两旁的小摊。

汽車开到宪兵队，馬母被伪軍扶着进了門。敌人把重大的

政治案件均交宪兵队处理。走进宪兵队的人，活着出来的是不多的。

馬母被扶到一个客厅里，里面已摆好了宴席。馬母拒絕了敌人的“款待”，敌人再三向她解释：宴席是回回飯館做的。馬母仍是不吃。

晚上，宪兵队开始了对馬母的审訊，地点就是摆宴席的客厅。正面摆着三张桌子。猪股坐在正面，崔丰久和记录官坐在两边。两旁还站着持枪的鬼子兵。馬母坐在中間。

屋子的角落里放着各种刑具。

敌人对馬母問了許多話：姓什么？丈夫叫什么？家住何处？有几个儿子，都叫什么名子？儿子做什么？馬母一一做了正面回答。

“八路的，慢慢的，統統死了死了的。”猪股恶狠狠地说。

“皇軍說，共产党、八路軍快完了。他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儿子在那边不保险哪！你看，他們今天跑到东，明天顛到西，多受罪啊！你老也不放心。不如給你儿子写个信，叫他到这边来，在那边做多官，这边也給多大官，說不定比那边官还大呢！到那时候，把你老接到城里来，嘿嘿，享不尽的荣华富貴。”崔丰久假仁假义的說。

“儿大不由娘啊！”馬母淡淡地应付說。

“我們知道本斋是个有名的大孝子，只要你写一封信，他一定会过来。”

“我儿子不图作官，不当回奸卖国贼。”馬母态度强硬起来。

“哎！老太太，你还是把心眼放活动一点儿，常言道：‘千

里做官为的吃穿’，在这边比跟着共产党瞎混强的多。再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消灭宗教，骚扰百姓不得安宁。人家日本人到咱们中国来，就是为了消灭共产党……”

不等崔閻王说完，馬母已經气得浑身发抖，她指着鬼子、汉奸的鼻子罵道：“闭住你們的狗嘴，你們簡直是在胡說八道！”馬母厉声質問他們：“杀人放火的不是共产党，正是你們！东辛庄的清真寺是誰烧的？我家的房子是誰烧的？”接着馬母叙述着自从日本鬼子占了河間以后，杀死东辛庄几十个青年。馬母又指出消灭宗教的不是共产党，日本鬼子和汉奸严刑拷打过东辛庄的教长，在楊家桥活埋了一个阿訇。馬母越說越生气，最后大罵崔丰久，“你这个混蛋，竟敢在大白天滿嘴胡說。告訴你吧！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的，我儿子打你們，是我叫他打的。叫我写信叫他投降，万万不能！”

“八格牙路。”猪股拔出战刀，摔在桌上，又举起手枪威吓馬母。崔丰久也說：“老太太，你这样放肆，对你又没有什么好处。”

“杀剮存留，随你們便。来吧，往这里打！”她拍着胸膛。可是敌人又軟下来了，翘起大拇指說：“老太太，大大的！”

敌人第一次审讯就这样失败了。

猪股向山本联队长报告了审讯的情况，山本十分不满。他命令把这一案件交给伪县长孙蓉图去办。

伪县长孙蓉图，六十岁，地主出身。他完全是日本顧問小林的傀儡，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請示小林。猪股也常把他叫去，任意吩咐。日本人經常罵他，“你这不中用的老混蛋！”他只得点头陪笑。